

古道边的茶岭

王剑冰

一
一芽新茶，随着一滴露珠落入竹篓。最早的春风，带来了纳溪独特的茶香。那种气韵芬芳的清气，浓浓地飘过了大江南北。

采茶女身穿蓝紫色的衣裳，聚在碧螺似的茶园里，开始了“特早茶”的采摘。而这个时候，北方还是一片萧瑟甚至皑皑白雪。

第一次听到纳溪，以为是纳西族的纳西，却原来与民族无关，而与溪水相连。“纳”带有哲学意味，而且收纳的是水，海纳百川的感觉。也有人说，“纳”或是羌语，“大”的意思。无论怎么说，都是好的意象。

去过铁观音产地安溪、黑茶产地白沙溪，现在又来到特早茶的纳溪，著名的茶产地，同带有一个“溪”，可见水的润泽多么重要。来纳溪要过一条长江，还要过一条沱江，两条大江共同构筑了纳溪的氛围。

四川泸州的纳溪茶多，到处是茶园，那茶在高高的山岗上，望着一条天上来的人江，似乎都吸入到了自己的心里。那些采茶女，古代代的，不知经过了多少辈。当年马帮踏出的茶马古道，还是那样曲曲弯弯，通向遥远的世界。

二

3月，从泸州坐了半小时的车，一路钻山过水来到梅岭。梅岭很古老，以前这里设关建寨，管辖不小的范围。不仅腊梅盛开，还有众多的古茶林。村书记胡学丰说，《茶经》就有纳溪梅岭产茶的记载。

现在，这一带山山岭岭都种满了茶树。让你觉得茶也会挑地方，那种土壤，那种温度，那种湿度，都适合自己的气韵和气质。于是茶就结伴来了，各个品种都有，自在而愉快地把自身的特点发扬光大。

我采下一根嫩芽，看那洁净光滑、细嫩中泛着黄绿的芽，禁不住放在舌尖上，立时就感到一股清爽与清香。我说，就这样新鲜着泡水喝不行吗？胡学丰也采了一芽放嘴里，说，行啊，茶是可以直接吃喝的，村里人过年就这么做。可是要想让外边的人喝上新茶，就得经过一系列加工。

胡学丰说，泸州市每年都搞茶产业技能竞赛，茶农会带上制作的新茶去“斗茶”。一是检验自己的手艺，二是互相取取经。我说，都说茶养人，梅岭的人天天被茶养着，一定长寿吧。胡学丰笑了，说，八九十岁的不可少，中云云，101岁了。

绿色的茶园周围，是黄色的油菜花。好似农家特意织就的花布，大片地展现在蓝天下。不大的一块水田，田里已经泛绿。一位老妇一动不动地坐在地头，望着远处的大山。她身边的女孩，时不时跟她说上一句。阳光打在她们身上，现出好看的剪影。

我上前搭讪，原来女孩是老人的孙女，大学毕业进了一家茶研所。我跟女孩说，来到纳溪，才知道特早茶，这个“特早”怎么讲？

女孩说，纳溪处在北纬二十八度线，无霜期长、回暖早、水资源丰富。每年二月初，就可以采制新茶了。实际上，在我们乡间是叫“除夕茶”的，这个“特早”指的是在春节就能喝上新茶。这样说来，这里的农家，无论现在还是以前，都是穿着新衣享用着最新的早茶。这是多么幸福的事情啊。

跟老人聊，老人听不大懂我的话，老人说的，我听着也吃力，但从一段段话语中，还是觉出这是一位有故事的老人。大概是听我夸她的家乡好，夸她身子骨硬朗，夸她年轻时一定



像山茶花一样迷人，说得这位92岁的老人高兴了，才打开她心中深处的秘密。这秘密连她孙女知道也不详细，但女孩还有一句句把我听不大懂的故事，完整地“翻译”出来了。

奶奶不是这里人，她是跟着男人来的。男人原来是“马锅头”，也就是马帮的头人。那人走南闯北，见多识广，可他从没有见过这么清纯的女子。女子家开着一个小客栈。平时她也给父母当个下手，洗碗碗，倒倒茶。马锅头乐意到这家落脚，总会找借口要这要那，女子总是不厌其烦。马锅头很是称心，时常会带来点小礼物，都是女子稀罕的东西，不是一只发梳，就是一条丝带。后来，女子就跟着马锅头跑了。马锅头把她带到了老家，怕她再被别人拐跑，就歇业不再奔波，做起了田里的营生。

古道就在不远的山下，村里的茶也会通过古道运往永宁河口，再经永宁河口入长江去更远。村里的人，不是迫于无奈或有特别的本事，一般不会走上那条古道。因为大都是顺着古道往上去，将货物从很远的大山运过来。

女孩很欣赏奶奶当年，觉得奶奶的生命很有意味，大山的女子，就该让自己盛开一回。

女孩“翻译”的时候，还时不时地加上一两声感叹。

我问女孩现在梅岭的茶都有哪些品种，女孩说有“乌牛早”“福选九号”“中黄二号”，还有“峨眉春”什么的。这些茶都属于2月特早生种，持嫩性强，产量也高。女孩告诉我，整个梅岭有10万亩茶园，每年的产值差不多有10亿元。

听了让人欣喜，这可真是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愿望。

在一家茶田里，能看到一家老小采茶的景象。一个满头花白的老太也在忙碌，不远处是她的女儿。儿子有40多岁，一边采茶，一边和老人说话。

老人说，儿子是个孝子，天天守着自己。媳妇前些年去世了，因为家里有个老人，一直也没有合适的女人上门。

这个山头与另一个山头中间有一个缓坡，一个女子的茶园几乎就在山头上。女子叫杨云志，40来岁年纪，有两个孩子，儿子在纳溪读高中，女儿在村里上小学。

绿色的茶田层层叠叠，就像大山的纱裙。人们往往先采上边，那是阳光最先光顾的地方。采完上一层，再到另一层，等把自家茶园全部采摘一遍，新的芽就长出来了。如此不断地循环采摘，直到五六月份，才告一段落。

采下的茶叶立时就会有人收走。一天下来，能采多少？云志说，怎么也要有5斤吧。早春二月出的是单芽，她还会雇一两人帮忙，再往后，出的芽多了，雇的人会有五六个。

算下来，她每天大致有600元左右的进项。这样一个月也还是可观的。干到5月份，会有多少？云志没有说话，旁边已经有人说出来，至少七八万吧。看来这些茶农的小日子还是不错的。不仅如此，还为周边解决了不少就业问题。杨云志跟我说话，两只手

并没有一刻闲着，不一会儿，小竹篓已有了不少收获。

三

一个山坡上，小路将茶园分成两块，两个女子一人守着一块在忙着。我走进左边的茶园，跟女子打招呼，她抬起头，热情地回应我，手却在翻舞。

她将长发挽起来，用一个发卡夹着。竟然染了棕红的头发，山里的女子，也要赶一赶时髦呢！

女子是外地来帮工的，家离这里有几座大山远。她们那里没有茶园，种的都是经济林木，桃、梨、苹果啥的，所以外出打工的多。在这里一天挣个两三三百元，活儿也不累，比跑到更远的城里强。女子说，等到家里的果树该收了，采茶的活也差不多做完。那个时候，这里的人还会去帮着摘果。

我说，你们一边采茶，一边可以听听“喜马拉雅”音频平台上的故事，免得寂寞。她笑了，说，这是你们来了，平时我们姐妹会聊家常，高兴了，也会唱一嗓子。

是吗？都唱什么？采茶调、川剧，什么都唱。我说能来一段吗？她小哼唱起来：采茶要到山上采，山上太阳暖洋洋哎。二月里来过新年哎，新年家家新气象哎——调子是老调，词却是新词。问她还有别的吗？我希望听到原汁原味的采茶山歌。

她果真来了一首：妹子采茶上山坡耶，坡上茶田绿油油耶，采了新茶为哪般呦，采了新茶献阿哥哟。真是的原汁原味。听我夸她唱得好，那的女子抢过话头说，人家可是乡里民歌队的呢！哦，厉害！女子30岁出头，不白不黑，细细条条，干起活来很麻利，差不多每天都比别人多采一两斤。

我走到另一头，去跟接话的女子打招呼。问她怎么称呼，她爽快地说，人家都叫她李嫂。李嫂的女儿考上了大学，上的就是茶学院。回来过吗？李嫂说，回来得还勤，回来就带好茶，说是给同学和老师分享。今年过年，女儿说，妈，我要给你个大大的惊喜。原来她带回来个男朋友。

李嫂说，那小子是城里的，对咱这大山什么都感兴趣。那时还没过春节，俩人就跟着我下田采茶了。除夕那天，家家都泡上了新茶，小伙子说家里也不缺茶，但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好喝的茶。过年了，我给他们俩一人一个大红包。我问，女儿毕业回来，是要和男朋友一起来发展吧？李嫂说，可不是，那小子家里也支持，他们几个同学已经商定，要成立一个公司，专门推广纳溪的除夕茶。

离别李嫂，顺着山坡走下去，看到水田里浮动着一群鸭，还有两只白鹭时起时伏。上到坡顶望去，是一幅壮阔的翰墨，一幅由一双巧手绘制的锦绣。

前面就是茶马古道了，道路两旁不断传来鸟的鸣叫，那是各种鸟儿的大合唱。

下起了丝丝缕缕的小雨，茶田更绿了，周围的油菜花也更亮了。那些房屋，错落地隐在这里那里，不时传来一两声鸡鸣狗吠。

茶园是古老的文化遗产，现在，经常有人顺着古道上来看山，看茶，看人们的小生活。学生们也来研学，学习茶知识、茶历史，学习如何采茶制茶。

胡学丰说，他们收获可多呢，回去还会写了作文寄过来。村民们也都把人当成自家亲人，教他们采茶，让他们到家吃饭。

从高处望去，大地像一只巨大的手，指缝间淌着一条条河流，那一圈圈旋转的茶田，像是大地美妙的指纹。



足见其生命力的强大和持久。

森林公园的小径两旁是郁郁葱葱的树木，在“文化艺术林”，我亲手栽下一棵象征和平、安康、成长的火焰树。我们胸中揣着关爱生态的议题而来，对植树表现出极高的热情。

周围的人都是我尊敬和欣赏的同行，他们用他们的“心”，给了我许多温暖和支持，分享了许多有趣的故事。我们虽然来自不同的地方，但我们有共同的目标和理想，都希望用自己的力量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。

我挖了一个小坑，把火焰树的幼苗放了进去，轻轻地埋上土，浇上水。我想象着，有一天，这棵树会长成一棵高大的树，开出一朵朵美丽的花，象征着和平、安康、成长。有一天，我会再来到这里，看到我的树，和我的朋友回忆起这段时光，铭记我们的情谊。

一位北京的作家向我走来，对我笑着说：“想到你来自‘沙漠之舟’，以为你对栽树不在行，走过来给你帮忙。”我告诉她，其实我们家有一块很大的园地，我从小就跟父母植树造林，我很喜欢树，也很喜欢自然。她惊讶地看着我，然后点点头说，爱树、爱自然是所有现代人的共识。我说，是的。我们要团结一心，爱家园，爱养育我们的地球，文明才能可持续发展。

我与洛夫先生初识于2002年的夏天。那我赶赴温哥华开会之际，去他住所“雪楼”拜访。他个子高大健硕，根本看不出年逾古稀，也许与年轻时当过兵有关，也拜常年坚持游泳所赐，练就了一副好身板。他带着湖南口音，声音低沉而颇具磁性。早听说他们伉俪对朋友热情好客，此次真是百闻不如一见。他当面爽快地同意出任加拿大中国笔会的顾问，并答应邀老友弦弦一起担任，令我喜出望外。他还当场提笔签名，赠送新著《漂木》。

回多伦多的飞机上，我迫不及待地拜读《漂木》。说实话，我还是第一次读到中国人写了这么长的诗，全诗三千多行，气势磅礴，结构井然，充分展现洛夫重谋篇炼意、又不忘炼字炼句的艺术追求。新著还适当引入散文句法，加强诗的表达效果。

从此，我与洛夫先生成了“忘年交”。我在加拿大的东部，而他在西部，电话架虹桥，两点一线牵。我们时常交流文坛信息，有时通话长达一个小时。

2003年底，我参与主编两本加华作家小说集，马上想起请洛夫先生题写书名，因为他沉潜书法多年，不仅擅长魏碑汉隶，尤精行草，书法飘逸灵动，境界高远。一通电话过去，他不假思索地答应了。没过几天，就收到他寄来的一直一横书写的行草墨宝。

几日后，一家出版社建议请人写个推荐序言，我决定请洛夫先生帮忙。电话拨通后，他考虑了几分钟终于答应了。但他提出一个条件，我以为是为润笔费，他笑呵呵地说我误会了，他为推广文学做义工，分文不收，只需几本样书留存即可。我岂不是“以小人之腹，度君子之腹”吗？原来，他年老眼花看电脑太累，要求我将两部书稿列印后寄给他，他趁回大陆开会之际阅读，我立即答应翌日快递给他，感激之情无以言表。

洛夫先生早年为超现实主义诗人，表现手法近乎魔幻，被诗坛誉为“诗魔”。1954年，他与张默、痖弦共同创办《创世纪》诗刊，历任总编辑多年。作品

春之绿

王法艇



立春一过，花就复苏了生命，只要一朵花迎春，其他的草本植物也舒展开来，在春天里热闹起来。南苑一侧的山丘就咕咕嘟嘟地冒出小骨朵、小草芽。临河的柳树虽然还未干枯，但倔强地昂着头，细心的鸟儿已经发现，柳树在午后的光霞里已经熏染成了一圈清浅的烟晕。不细看，还以为是一团绿雾呢。

这绿雾便是春绿。它在一场雪后就欣欣然来临了，是不是伴着腊梅花，悄无声息地浸渍在柳树的肌肤深处呢？它落在露水、露水就晶莹了，折射晨光，七彩缤纷。大地精神抖擞，南村北郭的麦苗盈盈地顶着憧憬，羞涩地传递消息。春天是有风的，戴戴的绿雾一层层弥散，没有目标也没有方向，只是自由舒展。

它落在水里，僵硬的溪流就曼妙了。开始它只是飘零在水面，能听见薄冰碎裂的声音，也能听见薄冰下面鱼儿的呼吸。第二天早起的人发现，它已经落在水底的青石上，青石透亮，它按照青石的形状围起栅栏，不让水底的泥沙进来，然后它发挥力量，将深褐色的水草在一个奇幻的魔方中变化成绿茵茵丝带，优雅有致地舒起水袖。

它落在泥土上，泥土喧嚷富有生机，并开始交头接耳。茨麻最先发言，它小小的胳膊显现青筋，憋足了气，然后“噗吡”一声，周围就喧哗开来。它到哪里，春天也到了哪里。如果还有倒春寒，它也能安静，它要和冰冷的雨水辩论，也和料峭的风斗嘴，总之它要在属于自己的领地上给小鸟弹奏歌曲，给花木加冕王冠，给远游的鱼儿打开奔向远方的门楣。一个孩子站在环回的泥土上，和自己的影子比高，这时的春绿既热络也安静，它乐呵呵地看着孩子长高，看着光在新翻的沟壑上跳跃。如果有一朵洁白的云游过来，春绿就会浮起来，跟着风一起飞，小草们就拍着手小清唱，孩子也跟着向前奔跑。

它落在风里，是另一副模样。风的家乡在哪里呢？它开始给风的家人写信并向候周围的邻居，它封好用深情书写的家书，可写不清收件人地址。它想要风捎带着投递，善变的风改变了主意，风在宽阔的乡间安营扎寨，试图把春绿撒播得更广一些，更均匀一些，更好看一些。春绿在风里沉沉浮浮，也磕磕绊绊，风能让它千媚百娇，也能让它凌厉

被译成英、法、日、韩、荷兰、瑞典等语言，并收入各种大型诗选，还曾荣获李白诗歌奖等多项重要诗歌奖。我钦佩洛夫先生高尚的品格，以及献身文学事业的精神。

两个月后，我收到了洛夫先生手写的好几页文稿纸，推荐序足足有好几页。从字里行间看得出来，他阅读了所有24篇小说，总共超过15万字。他对后辈无私的关怀和提携，可见一斑。

后来，我在多伦多、广州、中山、北京等地，与洛夫先生见面数次。他每次都热心地把我介绍给他的文友，也十分关心我的文学创作，几乎次次都会问：“最近写了什么？又出版了什么书？”

我最后一次见到洛夫先生是在2016年11月，赴北京出席第二届世界华文文学大会。在钓鱼台国宾馆的开幕式上，他做了主题发言。由于那天他是“明星”，找他合影的人太多，我只是匆匆与他握手寒暄，他看上去满面红光、精神矍铄。至今，我对洛夫先生那天掷地有声之语仍记忆犹新：“我在哪里，中华文化就在哪里。”

去年6月底，在洛夫先生诞辰95周年之际，衡南县洛夫文学艺术馆正式开馆。我心里想，这意味着“漂木”终于返乡了。

与许多作家一样，洛夫先生具有浓厚的故乡情结，曾动情地说：“衡阳是我的出生地，我在这里度过了美好的童年和白马般的少年，对一个海外游子来说，衡阳是我永远的梦土，是联系着我和祖国的一根脐带，也是一块永远不能磨灭的胎记。”洛夫先生在衡阳生活了21年，完成了中小学教育。他外旅居60余年，始终对家乡心怀眷恋，从1988年起的20多年中，前后8次回衡阳探亲。他生前曾将自己的全部诗稿捐赠给家乡的夙愿，意在让自己落叶归根。如今洛夫文学艺术馆落成，让洛夫文学艺术扎根故乡。

行文至此，耳边突然回响起洛夫先生的名句：“为何雁回衡阳，因为风的缘故。”

逼。好在风也乖巧，嬉闹之后开始向前，一路上呼朋引伴，把春绿作为礼物慷慨馈赠，山阴处的那一大片一大片绿茵，就是风赠送的礼物。

它落在校园里，一个寒假之后的课桌顿然有了生气，它落在孩子们手上，红润圆实的小手描绘清晨，弹奏新曲，孩子们的脸上溢满光彩，投射在幼林的光影和春绿一起荡漾。在校园的假山旁，一只小鹿的造像可人至极，有人说可以在黎明前听见它的歌唱，也有人说，看见春绿在暮霭时分和小鹿一起徜徉在操场，它们融在一起，无法分辨出形状，只有亮晶晶的星星可以分辨出来。

它落在祖国的辽阔衣襟上，北国冰雪泛着洁净之光，南国花树已蜂蝶络绎。它也不会忘记山岳江河，这里的光、彩、霞、雾、霭总能融合成一股新力量，是磅礴的也是细微的，它竭尽全力的努力，存纳了万象春秋的主题。它热爱一切，并使一切友好融合，即便是一场铺天盖地的早春演唱会，它也乐意接纳一只蜜蜂的合唱。

春的绿色无所不能翻新领唱，使世间万象有了蓬勃的生机和灵气。屋舍披挂绿色，炊烟就成了诗歌的意象；田园铺展绿色，葱茏的稼穡一日十行阅读春天；而窗口的绿色应该是醉人的那种，氤氲不化的深情和呢喃，可以点亮一万盏月色之烛。这些美好的画面和意象，活跃辞海，生动字典，在春山高处，携带冷冽作响的玉佩，清唱春绿。

远山平铺一层薄绿，贴近运河的水车开始低吟。在清晨，柔和的光搅浑了春绿，在街衢里乱散迷离。人们相互问好，不同的口音混不清，但总能从他们的脸上看出善意和希冀。在春和景明的时节，学堂书声琅琅，听两个黄鹂的倾诉，念西岭千秋的春绿。

在宁静的旷野感受大地微微流淌的暖，总能听见渐次分明的脚步声，那是家乡人奔向未来的鼓点，也是他们振兴家乡的心声。当脚步越来越远，春绿也越来越稠密的时候，乡村就次第亮起灯火，灯光下散发出浓郁的生活气息。荧荧闪闪的亮光，那是乡村人的梦想。

日光渐长，春归有期！那春绿，还有众多拥有绿色梦想的乡人，在安静和沉静中蓄力，他们葆有热情和激情，在晨曦唤醒他们的那一刻，就以春天的姿势向光明奔去。